



旧时五条街的道情声

□ 陈效麟

传说八仙中有一位老者，苍髯皓首，仙风道骨，手中持一竹筒和两片顶端弯成“丫”字形的竹片。这位老仙翁叫张果老，大概是教化芸芸众生“退即是进”的缘故，总是倒骑着毛驴，手中拿的竹筒叫渔鼓，两根竹片叫简板，是道士唱道情伴奏用的乐器。

道情，顾名思义，是道士抒发情感胸怀的歌曲。据了解，道情原为道士所歌，内容大多歌唱离尘绝俗。渊源要追溯到唐代，系那时道士所吟唱的道曲和法曲……

在我幼年时，五条街还经常能见到唱道情的道士。说是道士只是从衣着打扮上看：头上长发梳成髻，用一根竹簪穿过髻别住，不使散开；身着黑色或绛紫色斜领半长衫，黑色长裤，手工缝制的白色粗布长袜，脚上穿双布鞋。他们居无定处，云游四方，靠唱道情募化几个钱，粗茶淡饭维持生活。至于这些人是真道士还是假道士，还真不好说。不过真的也好，假的也罢，大家听听道情，寻个乐子，费那心思，谁烦那神？

道士唱道情讨钱很讲究“行规”。他们自谓“道士，道士，有道之士”，“士”在“士、家、工、商”中排行老大，口袋内虽然没儿子，“道士”的身份也不能自贬，否则有辱师门。他们每到一家商店先立掌当胸，稽首施礼，礼毕转身，面对大街开唱，意思是：我们道士唱道情为的是劝人修行悟道，不是叫花子唱“莲花落”讨钱。

“行规”向店家讨钱叫募化，布施，结缘，接钱不用手，而是用简板夹取。传说有一位老板恶作剧，将钱用糨糊粘在柜台面上，叫道士去取，道士微微一笑，将简板倒持，用下面的简板贴柜台面一铲，上面简板一夹，轻轻松松地将钱收入口袋之中。用简板能否将钱夹取，也是检验道士是不是假的方法之一。

另一项“行规”是到茶水炉唱道情除立掌首外，开唱时必须面对店铺，背朝大街。道理是茶水炉的创始人是吕纯阳老祖的弟子，同根同源，论辈分为师兄弟，不敢托大。

道士唱道情，除了低吟浅唱、抑扬顿挫特有的道家唱腔外，伴奏的渔鼓、简板，也是独树一帜的。

渔鼓，是用一根约三尺左右的粗毛竹制成。取材很有讲究，时间必须在深秋霜后，这时毛竹上的虫被霜冻死了，制成后的渔鼓不会蛀坏。取材的部位要在竹子的中部，理由是竹子根部节与节间距小，“节疤”太多；上部“节疤”虽少，太嫩偏细，只有中间部分合适。制作时竹段上的“节疤”要刮光，仔细刮磨，直至不刺手；竹段内部“节疤”全部打通去掉，形成竹筒，刷桐油，待自然风干后，盖上蛇皮，套上缠着布条的铁箍收紧，就成了。考究的刻上一些如“老子骑牛过函谷关”、“八仙过海”的语句，或刻上如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之类的道家经典箴言。不过，我幼年见到道士手中捧的都是黑不溜秋的“老陈货”，实在看不出上面的字了。渔鼓在弹奏时弹奏人放松手腕，有节奏地摆动手掌，让手指敲击鼓面，声音与竹筒内腔形成共鸣，发出“嘭嘭嘭”的声音，清脆悦耳，有乐感。

简板，同样取霜后的毛竹，削成两寸左右宽，长三尺左右的竹片，刮削磨光，顶端用火熏弯，两片中下片比上片短三寸，两片相合，顶端呈“Y”形，用时握手的食指一松，短片的末端成为支点，竹片张开，食指一紧，下片击上片，发出噼啪声。道士唱道情时，悠扬、飘逸的吟唱，嘭嘭嘭的渔鼓声，噼啪啪响的简板声，合奏成道家特有的音韵，闭目聆听，你会仿佛进入一种清静无为的境界。

别看道情是道士募化钱财所唱的曲子，内容大多劝世教化，消极遁世，修身养性；用词文雅，引经据典，特具儒家词曲的风格。如有一首描写乞丐生活的道情，众所周知，叫花子破衣烂衫，衣不遮体，挡不住风寒，吃的残羹剩饭，讨得到就有吃的，讨不到只好饿肚子；断壁残垣下，破庙墙角落，是他们睡觉、栖身之处。就是这种乞丐生活，在道情作者生花妙笔下，道士在道情中唱出的是：

尽风流，小乞儿，数“莲花”，唱“竹枝”，千门打鼓沿街市。桥边日出犹酣睡，山外斜阳已早归，残杯冷炙烧滋味。醉倒在回廊古庙，一任他雨打风吹。

说实话，小时候，这些文绉绉的词我听不懂，只觉得道士，一个男人长长的头发盘在头顶上，用竹簪子别住很稀奇，穿斜领道装很古怪。再加上开唱时渔鼓嘭嘭，简板打得好玩。一听说有唱道情的，立马跑出去，跟在道士屁股后面瞧个热闹，看个稀奇。直到长大后读了点书，见到一些道情词，才逐渐悟出点美妙来，并渐渐喜爱上它。特别是清代诗、书、画、三绝的郑板桥写的道情词，写情、写景、写物，情景交融；谈今议古，淡泊功名，笑傲风月，快意人生。诵读起来如行云流水，酣畅淋漓；咀嚼内容，如食橄榄，十分有味。有时我这个“五音不全”的“音乐盲”也忍不住“东施效颦”哼上两句。现抄上几首，以供欣赏：

请看写景的：老樵夫，一钓竿，靠山崖，傍水湾，扁舟来往无牵挂，沙鸥点点轻波远，荻港萧萧白昼寒，高歌一曲斜阳晚，一霎时波摇金影，暮抬头，月上东山。

感叹人生的：老樵夫，自砍柴，捆青松，夹绿槐，茫茫野草山外，丰碑是处荒冢，华表千寻卧碧苔，坟前石马磨刀坏，倒不如闲钱沽酒，醉醺醺山径归来了。

还有教化人生，看破红尘，返璞归真：拨琵琶，续续弹，唤庸愚，警懦玩；四条弦上多哀怨。黄沙白草无人迹，古戍寒云乱鸟还，虞罗惯打孤飞雁。收拾起渔樵事业，任从他风雪关山。风流家世元和老，旧曲翻调；扯破状元袍，卸却乌纱帽，俺唱这道情儿归山去了。

如今儿时，五条街唱道情的早已随着历史长河的流淌消失了，我们这些“银发族”对此的记忆，也成了碎片。

镇江收藏家张修羽与《秋山图》

□ 吕文喆



元统癸酉(1333年)十月，黄公望为好友危太朴作《秋山图》。这幅画后为润州培风阁主人张修羽所藏，与阁中藏唐宋元明古画同列，视若拱璧。

张修羽，名观宸，字仲秋，号修羽，是明末清初江南著名的大收藏家、鉴赏家、画家。他的儿子张孝思，号懒逸，字则之，继掌父留书法名画和古玩珍宝，有书画之癖，精鉴赏，但所藏之珍品不轻易示人。但张修羽对知交友善者例外，如文章翰墨妙天下的董其昌和学海渊深的赵希远等人。董其昌与张修羽一生知交。董往返都下，必过京口，馆于张修羽培风阁展览古珍名画，挥毫戏墨。江上外史笪重光就曾言，文敏(董其昌谥号)每过京口，必馆于张氏园亭，所作小幅，戏墨最多，余时从友人则之借观。正王翠将去扬州，途经镇江，王时敏就叮嘱他：能一访《秋山图》否？并写信给王翠作为介绍凭据。后王翠查到《秋山图》在吴三桂的亲戚王长安处。王长安亦喜收藏，命人找到张修羽之孙，其孙并不珍爱这些藏品，将家中所藏彝书法名画一股脑儿卖给了王长安。

看了张修羽的许多珍宝，但在董其昌的许多文章墨迹中未见提及《秋山图》，倒是恽南田的《秋山图始末》一文中略窥其事：这个故事是由王时敏的好友王翠转述给恽南田听的。

明崇祯四年(辛未 1631年)，董其昌介绍王时敏到丹徒张氏培风阁观看黄公望《秋山图》。一日，董其昌对王时敏说：君研究绘事，以痴翁为宗，生平所见黄公望墨妙在人间者惟润州张修羽所藏《秋山图》为第一，非《浮峦》《夏山》诸图堪为伯仲，不可不见。王时敏听后“惧然”，就请董其昌写书为介，并带了钱上路。到润州张氏住处

培风阁，虽广厦深间，但见尘土鸡鸭粪草满地，时敏大诧，这是藏名画之家？后僮仆扫除，主人肃衣冠揖客人，张乐治具，备宾主之礼。继出《秋山图》，时敏一展视间，骇心洞目，其图乃用“清绿设色，写丛林红叶，翕霞如火，研朱点之，甚奇丽，上起正峰，纯是翠黛，用房山(指高克恭)横点积成。白云笼其下，云以粉汁淡之，彩翠烂然，村墟篱落，平沙丛杂，小桥相映带，灵奇而浑厚，色而神古，看过以前诸本，皆在下风”。时敏见此图，观乐忘声，当食忘味，神色无主。想买这幅画，张修羽哑言笑曰这是他很爱的一幅画，不卖。后来王时敏路经京口重过其家，被看门人拒之门外。问主人何处？不知。想再看前图一过目，不可复见。时敏徘徊良久而去，后来经常昼夜念此图不可得。

数十年后，王时敏与王翠讲述他见到大痴《秋山图》的经过，尤如此图还在眼前一样。其时董其昌已离世，藏图之家，亦更三世，未知此图存否？与王翠相对叹息。正好王翠将去扬州，途经镇江，王时敏就叮嘱他：能一访《秋山图》否？并写信给王翠作为介绍凭据。后王翠查到《秋山图》在吴三桂的亲戚王长安处。王长安亦喜收藏，命人找到张修羽之孙，其孙并不珍爱这些藏品，将家中所藏彝书法名画一股脑儿卖给了王长安。

后来王氏遣使请名人来赏，当时石谷(王翠)先至，贵戚便大笑，《秋山图》已在囊中。并叫侍使取观之，展未半，大家看到王石谷神色未变，王长安又叫人传王时敏来。王时敏先在舟中呼石谷，惊问王氏果得《秋山》乎？石谷曰：没有先生所说的那样美哉。时敏见贵戚展图，辞色一如石谷，强为欢庆。贵戚更加疑惑。又请王元照(王鉴)来观此图，石谷讲述时敏见到此图的情况，别让贵戚下不了台。元照答应了，看到画大呼《秋山》，赞不绝口。称贵戚有厚福，不然不可能得此奇宝。王氏贵戚终于安心了。所以王石谷认为这是赝品，还约了异日同访《秋山》真

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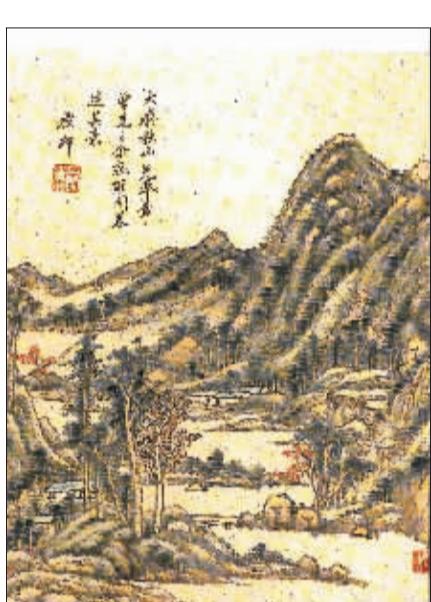
《秋山图》藏家无他本，人间无流传，它的迷失是画坛未解之谜。后来，我们从王时敏作的《拟秋山图》的题跋中看到他对《秋山图》的骇心洞目、心思神往：往京口张修羽家见大痴(黄公望)设色秋山图，赏玩弥目，徘徊不能去，自此往来于怀，每过其地必访主人索观，而修羽坚为竹中让避，不可复观。辛未三月(即崇祯四年 1631年)王时敏由董介绍到润州张修羽家观《秋山图》之事)，以赴补此行，舟中无事，喜弄笔墨，偶携得佳绢，乘兴拟其意。凡三日而成，用笔稚弱绮观辄复自愧。遂置之筐中，不复展视……后来，我们又从王时敏题《浮峦暖翠图》题跋中知道：迨修羽物故，其家亦落，此图复出。张太学修羽，时有要路强取，闻欲有豪夺之者，遂托五丁取去，秘不示人。但是被曾任江苏巡抚，学富五车，博览群书的梁章矩(1775—1849)在吴中覲之，因价昂不果售云。

《秋山图》虽未在人间流传，但它的影响力使明清两朝画家向往之。他们用借古开今，借题释怀来表达他们对中秋山图的思想情感，董其昌、恽南田、王石谷等人均有凭记忆或想象创作的佳作问世。特别是“四王”之一的王原祁，他一生共画了十几幅以秋山为题的《秋山图》，在他的《麓台题画稿》著作中，题“仿”或“拟”《秋山图》就有五则，其他题识散见在其他画论中。王原祁对黄公望《秋山图》的倾心迷恋，王石谷对《富春山居图》钟情一生，共仿了七幅之多。可以说，他们二人在“仿”黄公望绘画上是“双璧”。

张修羽藏的《秋山图》失踪之谜是美术史上的悬案，“四王”《秋山图》的问世，使世人目睹《秋山图》的艺术风采。张修羽收藏《秋山图》，无形中为镇江深厚的文化韵味增添了浓重色彩，对江南文化的影响不可低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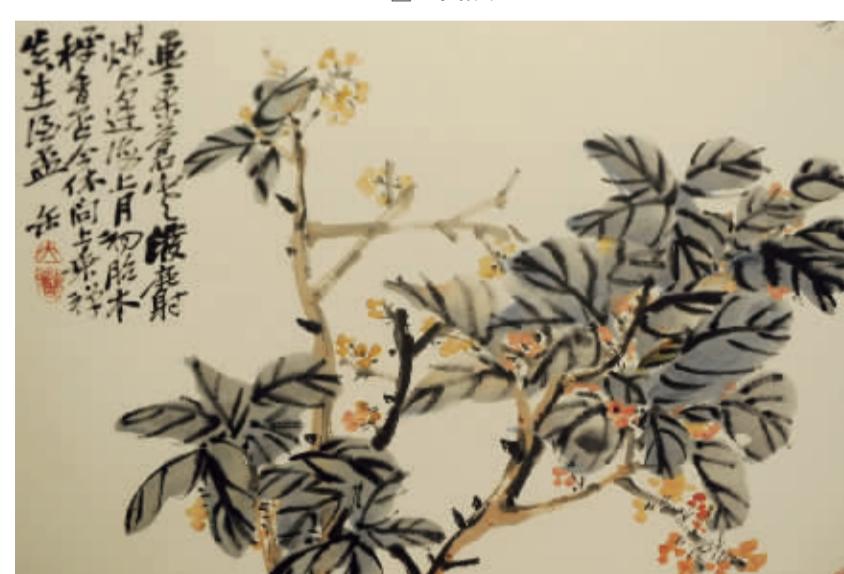
王时敏秋山图



王原祁秋山图

桂花香动万山秋

□ 刘绍义



1954年隆冬的一天，晚上7点多钟，一支全副武装的有三百多人的解放军部队，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了长江边的三号客运码头，看他们风尘仆仆的样子，肯定足是经过长途跋涉。他们要乘轮船东下，而这班从江汉口始发，沿江停靠过好多码头的客轮，因晚点要到夜里零点左右才能到达镇江港。

候船室不大，里面已有不少候船的老百姓，这支部队便在候船室外的马路旁整齐地坐着。天很冷，凛冽的北风肆意呼啸着，马路上黄叶飘零，尘土飞扬。战士们一个个冻得缩着脖子。码头工人看着心中不忍，便向解放军建议道：“你们这样在露天等四五个小时会冻出病来的，附近的那个巷口朝里走一点路有所学校，你们可以到学校里休息等船。”部队立即派人去联系。学校已放寒假，但传达室的校

工还在，部队全进了学校。

这巷子名叫大盛家巷。这是条且宽的街巷，南巷口是古运河，北巷口是长江。那所学校名叫盛家巷小学。

不一会儿，有几名军人来巷里请沿街住着的有大灶的人家给部队做饭，每家做10个人的饭菜，只要烧一个蔬菜就行，饭菜烧好后有战士来各家拿，他们还给了做饭人家足够的钱，连柴火钱都付了。当时，几乎家家有大灶，给解放军做饭都很乐意，觉得这是件很光荣很体面的事，尽管大家都早已吃过晚饭，正要上床睡觉。

我家也领到了做饭的任务。父亲说，10个人的饭不能按他们说的用6斤米，

一段拥军情

□ 陈澍

这些在外奔波的军人肯定是一顿没一顿的，中饭还不知道吃没吃呢。母亲淘了8斤米倒下锅，奶奶说蔬菜家里有的是，过冬的黄芽菜正好用上，但不能净素，解放军是好兵，又是客人，要让他们吃上肉，母亲说这晚上到哪里去打肉，我看把刚腌好的那块咸肉剁一半下来切成片和黄芽菜烧。奶奶说这个主意好。

菜烧好快要起锅时，掌勺的父亲舀了几汤匙自家做的红辣椒酱放进锅，又撒了一把青蒜花。母亲把擦洗干净的脸盆拿来，连菜带汤一起盛进盆里，满满一盆。我闻到菜的香味，忍不住用手拈那咸肉片吃，吃了一片再拈第二片时，母亲把我的手一打，肉片又掉落在盆里。

后来一打听，大多数做饭的人家都在蔬菜里放了咸肉。有几户没有腌咸肉的人家，特地跑到南巷口的熟菜店敲开已打烊的门买回熟肉放进菜里。

战士们吃过饭来归还脸盆、碗筷时，向各家再三表示感谢，说镇江人做的饭菜真好吃，他们会永远记住镇江。

在后来的几年里，大盛家巷的居民每年都为来这里候船的一批批解放军做过饭，直到他们不再来这里搭乘客轮为止。

记忆是历史的见证。浩瀚滚滚东流的长江水，可以带走时间，带走岁月，但带不走人们的记忆。尽管随着城市的发展，那所学校和大盛家巷早已先后消逝，但故乡人为人民军队一次次精心做饭的情景，却永远印刻在记忆里，让人们至今说起仍津津乐道，那流逝的时光如在眼前。